

雨水

雨水是24节气中的第2个节气,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(公历2月18—20日),太阳黄经达330度时,是二十四节气的雨水。此时,气温回升、冰雪融化、降水增多,故取名为雨水。雨水,表示两层意思,一是天气回暖,降水量逐渐增多了,二是在降水形式上,雪渐少了,雨渐多了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:“正月中,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,然生木者必水也,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,则散而为雨矣。”意思是说,雨水节气前后,万物开始萌动,春天就要到了。

“雨水”过后,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到0℃以上,但我国的西北、东北依然没有走出冬天的范畴,很多地方还没有摆脱冬季的寒冷,天气仍以寒为主,降水也以雪为主。

春夜喜雨

[唐]杜甫
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
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
野径云俱黑,江船火独明。
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。

过日子

◇程泽

时间像一篇没有句读,也没有章节的长文,又像一条没有源头,也没有尽头的长河。为了计量这无止无尽的流年,时间便被分章断节,短有分秒,长有年月。

过日子,过日子,生活就是一天天过去,顺着时间淌。

可是,各人的日子,过法又不一样。以分秒计时,是忙得天花乱坠的人。一桩事挨着一桩事,见缝插针,马不停蹄。时间掰得这么碎,不会是个闲人。闲人的时间,是成块成块的,一件事和一件事之间还隔着大把的时间,没有一点忙样。在黄昏里转悠,在田野里瞎逛,发呆望天,停步看花,都是闲事。

老友的家,以周计时。工作地不远也不近,每日来回,家中大涨一笔开销不说,另有舟车劳顿。于是,丈夫一周一回。夫妻间的对话往往是这样的:“这周末,咱带孩子去趟游乐园吧?”“下周回不来了,得加班。”生活,一周周地过,一年总共不过五十多周,夫妻俩商量的事好像也比别人家少似的。

小时候,邻家叔婶丢了一双儿女在家,去外面打拼。回来一趟,已过半年。一对儿女,在墙上画好竖杠,走掉一个月,划掉一道杠。以月计时,墙上的竖杠都被划掉了,爸妈也就到家门口了。划着划着,童年就走掉了,如白驹过隙。

——摘自《辽沈晚报》
拾书
汉学系的藏书四五万册,不时还有捐赠,来自退休的教授、过世的学者、合作的院系。新书到库,秘书列出清单,发给各位老师,标明哪些已有,询问哪些要留。不留的书单,发给别校汉学系,再度筛选的,摆在图书馆门口的小架子上,任学生自取,旁边一只捐款箱,丰俭随意。

秘书出身图书馆学,工作认真细致,唯独不通汉学;老师们研究,教学不暇,旁顾有限。一些少见的版本便流到小书架上,德国学生见识尚浅,成了我的探囊之物。拾过“万有文库”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四十册、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《宋书》十六册、《隋书》十二册,亚东图书馆《程乙本红楼梦》、国立华北编译馆《论语集解》。都是耄耋老书,珍藏旧闻,一点不显旧。

不过这几本,沧海一粟而已,系里的线装书函就以百计。今年学校改革,院系藏书要对外开放。我护书心切,向系里请缨,编定不外借的书目,依照年代、存量、市场价格分级管理。前后忙了一个月,汉文图书中,就选出近千部。

我好古爱书,自然欢喜;只是将新纳吐故,恐怕险不到漏了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诗意雨水

◇周衍会

雨水,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词汇,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正月中,天一生水,春始属木,然生木者必水也,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,则散而为雨矣。”意思是说,雨水节气前后,万物开始萌动,春天就要到了。

如此诗意而纯真的雨水,就滴落在小学的课本里——“滴答滴答,下雨啦,下雨啦。麦苗说,下吧,下吧,我要长大……”少时,这是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,有着童真的声音和色彩,让人到中年的我们,只要一看到“雨水”二字,就会勾起对旧时光的美好回忆,以及对懵懂童年的怀念。另一篇跟雨水有关的课文,是朱自清先生的《春》:“看,像牛毛,像花针,像细丝,密密地斜织着,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树叶却绿得发亮,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……”初中时学过这篇课文,且背得滚瓜烂熟。师范毕业后,我又教过这篇文章,还出过全市公开课,更是印象深刻。

语文课本中描写雨水的诗歌,更是不胜枚举——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

生。”“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。”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”……无论下不下雨,只要诵读起这些美丽的诗句,一种雨意蒙蒙的诗情画意就会瞬间溢满心间。

记忆中,搞笑的雨水来自一个叫小来的小伙伴。小来舌头有点短,说话不太清楚,学习也不好,我们常打趣他。记得语文课上学习用关联词语造句,老师点名让他用“越……越……”造句,他吭哧了半天,愣没说上来。老师生气了,说:“小来啊,你是越来越笨了。”一次课间,下雨了,是蒙蒙烟雨。我们站在教室屋檐下赏雨,那时,校园里桃花盛开,燕子斜飞,沙沙雨声中,各种树木的叶子绿得发亮……大家都静下来,陶醉在春天的美丽风光中。小来的内心显然也受到了触动,突然来了一句:“春天的小雨啊,越来越笨……”他一激动,竟出现口误。大家错愕了一下,待明白过来,哄堂大笑。小来是个淳朴少年,除了成绩不好,人缘不错,同学们都愿意跟他玩。如今同

学聚会,大家常拿这个梗开玩笑,他也不恼,也跟着开心地笑,让人想起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。

思念的雨水,飘落在爷爷忙碌的身影里。爷爷是个出色的农人,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,又跟我的一位曾祖父读过几年私塾,对传统节气习俗极为重视,尤其讲究仪式感。雨水时节,气温回升,小麦开始返青,正是小春管理、大春备耕的关键时期。这天,无论有没有雨,爷爷都要或荷锄,或扛锨,有时也空着手,到地里看看墒情,观察小麦长势。如这天恰逢有雨,爷爷更是喜笑颜开,念叨一句:“春雨贵如油啊。”接着,爷爷戴上斗笠,披上家中那件古董蓑衣,到地里走一遭,那滑稽的样子总让我想笑。笑完,我又想起一首词: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记忆中,那是多美的一幅画面啊!

诗意雨水,雨水润心。雨水,是个让人怀想又充满了希望的字眼,那是一首绿色的诗,一支婉转的歌,一幅彩色的画,在飘飘洒洒中,绘出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。——摘自《兰州日报》



报春使者

◇田雪梅

菜地里的那方春韭,是我家院里的报春使者。

每年冬天,母亲都要给韭菜覆一次焚烧过的枯草灰作为“保温膜”。二月,别的花花草草还睡意朦胧,韭菜们便提醒自己:我来人间一趟,我要看看春天。于是伸伸懒腰,挺直小腰板,拼尽全力从厚厚的棉被里探出头来,一排排嫩绿的芽尖,绿油油的连成一片。

然而,有一年的冬天发了大脾气,发了疯般的冷。或许是母亲给韭菜地盖的“被子”太厚,让它们舍不得离开暖烘烘的被窝,于是接着蒙头睡懒觉。我们几个小孩子时不时地巴望着,做梦都想有一天早上抑或中午,惊喜地发现了鹅黄嫩绿的小尖尖,然后兴奋地边跑边宣告:韭菜长出来了!“正月葱,二月韭”,我们都惦记着往年母亲用春韭包的饺子,炸的韭菜盒子,绿旺旺的那片早韭是我们舌尖上的春味,想想都会让我们回味无穷。

失望多了,再不抱希望时,母亲笑着说:“耐心等等,韭菜生命力强,轻易不服输的。不信,明天我用菜耙给它们松松土,你们就看到了。”

第二天,母亲用菜耙轻轻地拨拉着,把结块的土耧松散。我们蹲在一边,仔细看松动后的枯草灰下的变化。果真,韭菜在厚重的铠甲下,弯曲着身体,似乎在喊着口号,使着全身的气力在顶出来。一旦上面的负荷有所减弱,它们伸胳膊踢腿,兴冲冲地钻出来,在春风中摇曳生姿。“渐觉东风料峭寒,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过几天,早韭成了春之宴的一道主菜,味儿醇正,营养丰富。

和韭菜做邻居的小葱也不示弱。母亲种小葱时上面定要盖一层细沙。我不禁为小葱叫屈:人为地给它套个枷锁,实在不公平。它们有多大的毅力才能顶沙而出?等小葱纤纤身影出现在沙子之间时,母亲才为我解开了谜:葱需要疏松透气松软的土壤,沙子能让土壤更通透。别看小葱秧针儿细,它们的力量大着呢,能从沙子里钻出来,还会越长越壮。

看似柔弱稚嫩,不堪一击的小生灵,它们不屈服,不妥协,用执着而充满力量的脊背顶破了土地,找到了自己的春天。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“种植”的不凡

◇周丁力

承和使用。还有广种薄收、刀耕火种、揠苗助长、男耕女织、精耕细作……这些成语,说的是种植,同时,说的也是世间的百态、世事的起伏和人生的得失。

借种植说人间事,又延伸出“生长”的深意。比如,祸根可以埋下,善果可以种下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希望是可以播种的;秋天瓜果满园,成绩是可以收获的。万丈高楼平地起,如大树不断拔高。世间有树名“发财树”“摇钱树”,可见世间财富可喻为树,投资、存款,亦如种树。在纸上作文,写下的一个个字,也可视为“种”下的;读进心里的一句句话,仿佛也可以视为向心灵里播种。

就四季而言,新春可以是萌芽出来的,夏天蓬勃如疯长的植物,秋景金黄喻收获,瑞雪如棉兆丰年。就景象而言,“海日生残夜”,朝阳也可以从海平

线上长出来的,就如同“今夕月牙一粒种,明朝生出万片霞”。

萌芽、成长、结果;稚嫩、茁壮、衰老,天地万物运行的基本轨道,也似种植。种植,是耕田种地,也是万物生长。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这既是实实在在地说农事,也是以种植为喻解释因果。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意插柳柳成荫,说的是栽花植柳,喻的是世事机缘。夸小孩,可称之为茁壮成长;赞老人,可以说老梅香远……

种植的内涵还伴着思念和陪伴。在逝去亲友墓前,植一棵树、插一束花,敬上的实实实在在的树与花,也是浓烈的情义与怀念。当远去他乡时怀里揣上一些种子或者一捧泥土,这既是对故乡的依恋,也是对故土的传播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

春讯
篱篱 摄

静下来的日子

◇龙少

冬天收拢了它的双翅。香雪兰在暖气房开得正香,正月的日子慵懒得像一条满是阳光味的棉花被,一点点地释放着柔软的暖意。

鸟鸣则是最好不过的,在一场比赛后,薄薄地蒙养着几声鸣叫。这鸣叫也是新鲜的,被初雨细细包裹着从枝头轻轻洒下来,绽放在每一处。如果你正好抬头,一切美好也包裹着你,像重逢,又像重新开始。

院门外的树木还是冬日光秃秃的

模样,安静地站在原地等一场春风。阳面的草开始泛绿,星星点点的绿意像刚睡醒的孩童,我的猫有时候会去那里打个滚儿,沾着一些枯草叶片回来,像是一冬留下的礼物,被一只猫带回了庭院。

阳台上长寿花的花苞就要开了,怒放前的平静,是一场浓郁的沉寂。我喜欢喝茶的间隙不时去看几眼,生怕它们酝酿已久的美被我错过。这是一种花期特别长的花朵,恰好对应了自身的名字,从星星点点的绿色花苞,到浓郁的、夺目的红色需要近乎两个月的时间,我时常想,这大抵也是最为考验主人耐性的花朵,一点点饱满,一点点绽放,再到一点点枯萎,大半年时间就這樣悄无声息过去了。它的花朵很小,一瓣一瓣紧紧簇拥着花蕊,纤细而精巧,往往是好几朵簇拥在一起,挨挨挤挤的极为热闹。这在萧条的冬天是多么难得的存在,火红而浓烈,繁茂的色彩让人忘记了窗外的寒冷。

我时常常会在黄昏时分坐在客厅翻几页书,等屋外星星点点的灯火亮起来,就打开电视,拉好窗帘,像是在迎接一个完整的夜晚,又像是和完整的一天,作最后的告别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,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,领取稿费。

丑树之美

◇黄小平

游客们站在一块岩石前,观赏着岩石上的一棵树。

树从岩石窄小的缝隙里长出来,树身扭曲、变形,树干龟裂、满是疤痕,树枝干瘦、冷硬,树叶稀疏、色泽黯淡。

“这棵树不仅谈不上美,甚至可以称得上丑陋了。一棵丑树,为什么成为这个景区的一景呢?你们在这里观赏,又是观赏它什么呢?难道是观赏它的丑吗?”导游问。

结果,过多的施压和催促,往往会让本该能绽放出大美的花朵开不好,甚至开不了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时间解药

◇高自发

小小厨房也有大学问。比如,饭勺上粘了饭粒,及时用水一冲或抹布一抹就干净了;如果粘得久了,饭粒变得干硬,紧紧附着在饭勺上,想把它立刻弄掉已非易事。最省力的办法是把饭勺扔到水里泡一泡,等饭粒泡软了,用抹布轻轻一擦就干净了。

饭粒变硬,牢牢地粘在勺子上,是时间太久的缘故;想让饭粒变软,需要长时间泡在水里才行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